虞初志

無雙傳

虞初志五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昏宦無雙端麗聰慧我

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孑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邪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塡塞仙客既覲致于

學舍弟子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鬻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于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為首飾

舅姆差喜叉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姆舅姆曰是我所願也郎當議其事叉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㨾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

鏁却大門鏁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
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
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
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
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
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
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
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

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鏁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門門亦鏁守門者不一持白棓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

使劉尚書所司不敢放出迨夜追騎至
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失聲慟哭却歸
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
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
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
三年後知剋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
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
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

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舅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忽聞報曰尚書授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

入掖庭矣仙客哀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

頻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鸞兒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氈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

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譁而巳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輙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

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舍目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

過橋時近輩子並無雙者認得以開簾
子當得暫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
子果開簾子窺見眞無雙也仙客悲感
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閤子中褥下得
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眞跡詞理
哀切叙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與
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
縣古押衙人閒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

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
押衙門居於村野仙客造謁見古生生
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
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閒居於縣古生忽
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
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
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
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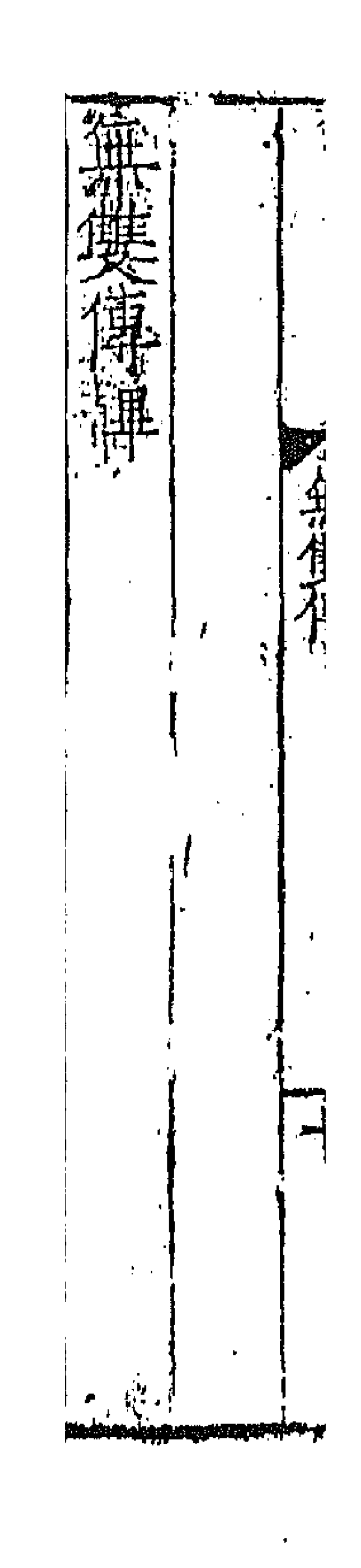
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
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
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
限邪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
書書云茅山使者迴且來此仙客奔馬
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
殺却也且喫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
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

竝敢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欷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篼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

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坐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

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縑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篼人在野外處置託老夫爲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閑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三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害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

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若罕有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為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無雙傳譜

謝小娥傳

李公佐譔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蓄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婿同舟貨往來江湖間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姪與童僕輩數十悉沉于江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

氺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辯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

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
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
辯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
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
召小娥而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
乃曰我父及夫皆爲賊所殺邇後嘗夢
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
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

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于衣中

誓將勦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俞姓氏宦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閒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牓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

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妻蘭氏同處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文鯉兼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群賊畢至

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沉醉泊乎內室蘭亦露寢乎庭小娥潛鏁春于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于內蘭死於外獲贓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尋陽太守張公喜□而行　廉吏旌表乃得免死而已元和十二年夏歲復夫父之讎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

聘娥誓遯衣嫁遂剪髮披褐訪道于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于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為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五月余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郎豈非洪州

李判官立十三郎者乎師曰然當使我獲報父讎得雪冤恥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尼師曾名小娥頃乞食孀婦家判官時爲辯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讎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

負矣豈徒然哉逢乎余能辯二盜之姓名小娥又能覺復父夫之讎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跛足誓求貞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泛淮雲遊南國不復再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讎節也傭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

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也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録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謝小娥傳終

楊娼傳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自刃下帥

幼貴溢薄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
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
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雅有惠性事帥
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
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
憐之而無幾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
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
導意使爲方略監軍乃紿其妻曰將軍

病在思得善撫侍煎調粥視之療當速矣共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体如何妻曰忠貴人言信也果然於普無皆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即命娼冒為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挺熾膏鑊於廷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洲爾闌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

此自我意幾累於張令尋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舠衛娼歸自是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而娼之行適及洪矣聞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

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
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楊娼傳終

李娃傳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歎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

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一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常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要

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敕取之累眄於娃娃迴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之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

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絜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扃生曰此誰之第邪侍兒不荅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閒見一姥垂白上僂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

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
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
有女嬌小伎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
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遂
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迎敘寒燠觸類
妍媚目所未睹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
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
鼓已發矣生紿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

冀其遠而兒留也姥曰當速歸無犯禁
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
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姥曰不見
貴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
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童持僕鎌請以
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盛之儀
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
其疏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幾

不許俄徙坐于西堂帷幔簾櫳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靡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坐娃談話方切美詠諧調笑無所不至生因而偶過其閤遇卿適在屏間厰後心常勸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

告蟾矣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猶相
得雖汝毋之命不能止也女子固爲葛
反以薦君歡之枕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拜而謂
焉固願以已爲所春嫁[illegible]月是爲歸飲
酣而散及旦盡徙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髮奔之
第自是益研跡哉身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關
日會其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生
乃[illegible]像與及其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焉[illegible]

盡邇來姥意漸怠妓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之悟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

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
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
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之將
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
久疎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
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
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
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

頃有一人鞚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

當繼至生遽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税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

人應生太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
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蚤此何
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
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
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
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
絕食三日搆癘甚篤旬餘逾甚邸主懼
其不起所疾徙之於凶肆中綿綴移時

闔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繇是幽肆翁目僎之令執穗睢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毎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鳴咽流漣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無聰繇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物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轝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遠

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備之器於天門街以優劣其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龢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

君人曾是闕之及亭午歷抵羣輩威儀
遂其西肆皆赤勝師有慙色延置層榻
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
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
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
齊聲讚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可得
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
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

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
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
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欷掩泣西肆長爲
衆所誚益慙沮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
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
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
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
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即生乳母

揖也娃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懍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迴翔將匿於衆中豎遂持其袂曰

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汚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廼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媟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温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

殘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披布裘有百結襤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鄽肆一旦大雪坐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

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偶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耶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

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蘇而復絕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

之家國蹶者也天下之人壽命爲甚盛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孰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耳某爲姥予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贍身當與此予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盥清其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

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藏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

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屏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

欽祗喜歎願友之而不得㛐由來也今秀士嚮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孛衎穢跡鄙不併於他士當龍將翱翔以求再捷方可以捷衡多士爭霸群英盍繇是蓋自勤苦巖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儁彥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擬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謂其友也將之

官娃謂生曰命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
也願以殘年歸老養姚君當稍媛鼎族以
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
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
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
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迴生許諾
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
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

庚父劉生因按刺謁於鄭亭父不敢認
見其祖父管龢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
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也初因詰其由
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遂其
至此當令復還父因不可聖日命侍與
生先之成都招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
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其禮以
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

臘婦道甚脩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

雖古先烈亦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余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余與隴西李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余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李娃傳終